古今譚槩

矜嫚部第十二目錄

矜嫚部

予猶曰、謙者不期恭、恭矣、矜者不期嫚、嫚矣、蓬士曠觀、才流雅負、雖占高源、亦違中路、彼不揄兮、揚衢學步、自視若升、視人若隳、狎侮詆諆、日益驕固、臣虐其君、子弄其父、如癡如狂、可笑可怒、君子謙謙、慎防階厲。集矜嫚第十二

○負圖先生

李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此三代時仙人、必如此人、方可說如此語。

○韓山石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作韓山碑、或問北方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濟陰王暉、稱子昇之文、足以陵顏延之轢謝靈運、含任昉吐沈約、信北方之英矣、然天下儘有好驢鳴犬吠者、韓山一片石不會說話、如何如何。

○福先寺碑文

裴度脩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皇甫湜怒曰、

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謝隨以文屬湜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約千緡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縑三匹乎度又依數酬之湜又索文改竄度笑曰文已妙絕增一字不得矣

○○首冠

開成初盧肇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謝啓云巨鼇屭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恨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浼何云首冠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考試無憑賴此解嘲

○○殷桓相侮

殷深源少與桓溫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嘗作詩示桓桓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

○李邕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示邕曰此乃右軍眞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全好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戩字、招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朕書何如世南、公曰、仰觀聖作、內戩字戈法逼真。李邕眼力、大遜鄭公、說好說歹。一味忌刻耳。

○三災石

蕭穎士嘗至李郜家、見歙硯頗良、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者不喻、退而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災也、文辭不優。二災也、窻几狼籍。三災也、

○藏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問故、曰、吾與魏公藏拙。

○崔丞相聰明

韓愈常語李程曰、愈與崔丞相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着文章。

○鄭元禮詩

鄭元禮、崔昂婦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

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造五鳳樓手

韓溥韓洎兄弟皆有文辭、洎嘗輕溥、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溥聞而笑之、適有人遺蜀箋、溥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人自浣溪頭、愚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

○鄭方回奴

郗方回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見劉向、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

○韓叔言

韓叔言性好詼浪、有投贄太荒惡者、使妓姓艾薰之、侯其人來、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宋齊丘凡建碑碣、皆自爲文、命韓八分書之、乃以紙塞鼻曰、其詞穢且臭、又魏明嘗攜近詩詣之、韓托以目病、明請自吟、韓曰、耳聾加劇、

○夔州諸詠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國倫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

○三分詩

郭祥正嘗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祥正一日夢中作遊采石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非予平日所能到、忽

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久。

○六合賦

劉孔昭晝緝綴一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嘗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謂曰、賦名六合、巳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愚於文、劉不勝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馱、伏而無嫵媚、

○文胖

茂苑文氏皆聰穎、尤工書、獨一人號文胖者、亦諸生、文

與書苟拙、遇歲試、愈華籠力勸勿往、驚問何故、乃曰、如子之文、雖有衡山之書、亦無用、卽王守溪文、而子書之、人亦懶看矣、恐黜不盡辜、是以憂之

○○賈島

賈島爲僧時、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覽之、島攘臂睨之曰、郎君何會此、遂奪取詩卷、帝慙、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長江簿

○○柳三變

柳耆卿為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後有薦於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無復檢束，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按柳永死日，家無餘財，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上塚，謂之弔柳七。子猶曰：生雖白衣賤，死得紅裙憐。北邙塚纍纍，白楊風滿天，卿相代有作，誰復追黃泉。嗚呼柳三變，風流至今傳。

（[illegible]有此）

羅懋

羅隱曾與韋貽範同舟、舟人告隱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韋宣之朝、由是不復召用、

○杜審言

杜審言將死、謂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矣、人問其故、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王維欽

黃岡王廷陳、字稚欽、少負奇才、然好逐街市童兒之戲、父母扶朴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虐海內名士、

王稚欽爲翰林庶吉士、故事學士二人教習、體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上、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之、學士大恚、後出爲給事中、以建言補裕州守、恣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入或勸之、怒曰、鄙哉諸盲官、受廷陳迎、當不愧死耶、

○桑悅

海虞桑悅、字民懌、十九舉鄉試、春闈策有胃中有長劍、

一日幾回磨等語，稱吳學士汝賢所黜，又學以至聖人之道論云，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夫子傳之孟軻，孟軻傳之我，爲丘學士仲深所黜，得乞榜，年纔二十三，藉誤以二爲六，用新例不許辭，遂有泰和訓導之命，按察視學者行部祇邑，不見悅，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適宵旦雨淫，傳舍圯，守妻子無暇，何暇候若，按察久不能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眞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安能屈孫先生，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然不知矣，按察先受丘濬之囑，竟不之罪，

丘學士慕桑悅名令觀所為文詰以他人所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𢾭乎奈何令悅觀此丘不之憾而反為先容殆令人所難矣

故事御史出按郡邑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桑悅請曰有犬馬疾願假借之使得坐談御史素聞悅名令坐說詩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堪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謫柳州悅意不樂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袁椵

莽諸暨令袁嘏、詩平平耳、嘗自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詩品

○殷晏狂語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數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類拔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復屈得吾指者、良久曰、并安纔五耳、

黃帝堯舜諸公、還求發一箋、

上饒婁諒遊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小人天狗、都是星象、由他誇嘴。

○劉源

劉源豪宕不羈、值湯胤績廣坐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見識、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劉眞長

王長史語劉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長史問曰、何也、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

○丘靈鞠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謝仁祖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果是顏回不須尼父、亦孰若與有尼父、恐顏回又未必屬君矣。

○第一流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流人、何得及我、江聞而止、

○韓愈王儉語

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譏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候儉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馬曹

王子猷作桓車騎沖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孫語相似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値其晝寢

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二公大有超然塵外意、然冷面相向、亦大難爲人矣、

○長柄葫蘆

陸士衡初入洛、詣劉道眞、劉尚在衰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否、陸殊悔往、

○檳榔

劉穆之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慶會，囑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穆之尹丹陽，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張融

張思光融，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又曰非是，乃去，

○投枕

范忠宣端，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

不能久坐。徑就棑。亦授客一棑。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〇王恬

王導子恬傲誕。謝萬嘗造。旣坐。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己。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晒髮。竟無賓主禮。萬悵然而還。

〇盧枏

盧枏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枏曰。吾且過若飮。枏歸益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枏且望之。斗酒自勞。

醉則已臥、報令至、槲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

下交美事、乃復效田丞相僵蹇、幸免罵坐、不足爲辱

○大武生

石曼卿一日謂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贄、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開甲第何許、牛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牛曰、學士倘有興、當具酒敘從遊、

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大潦飲具、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免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詩曰、捧硯得全牛、

○○郭忠恕畫卷

郭恕先忠恕善畫、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寓岐

下時、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殘客

吏部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梁史

又吳興吳規、頗有才學、從邵陵王綸在郢藩、深蒙禮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綸餞之、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不悅而去、

其子翁孺知父見挫、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悲憤兼至、信次之閒、又殞、規妻孫痛夫子、翌日又卒、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微皆類此、文起美曰、此晉時遺風、今人却無此習、然風氣靡靡、雜交非類、不以爲醜、吾猶取此耳、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荅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蔡公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蔡謨字道明、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景胤

宋張敷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中書舍人狄當周赳、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便呼

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趙等失色而去、

又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當就王球坐、及詣球、稱旨就席、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弘還奏、帝曰、我便無如何、齊紀僧眞以武吏得幸、就世祖乞作士大夫列、世祖曰、此由江斆謝瀹、可自詣之、紀承旨詣江、登榻、江便呼左右移吾牀遠客、紀喪氣而退、世祖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古人之不假借類如此、

○壞面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蔡系濟陽人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便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俱脫、振衣就席、徐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

○○張唐輔

文鑒大師謁成都守張逸、與華陽簿張唐輔同候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巾、睥睨文鑒、罩其首、文鑒大怒喧吠、張召就坐、文鑒曰、與此官素不相識、輒將幞頭罩頭上、唐輔曰、方頭痒甚、幞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閑、權放片時、

不意其怒也。

○○喏樣

李佑守官河朔、監司怒其喏不平正、翌日、更極嚴率、監司愈怒、佑曰、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明降一喏樣。

○幼戲郡侯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攜見郡侯、時值春宴、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

○侮老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已皤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曰君莫欺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他

○姚彪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糧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謝方眼

南宋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戚親
疎、無所擇、時謂之謝方眼、
古之善也以酒、今之善也以人、此公猶有古意、
○恃枯骨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以寒士
遭遇、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若下之、爲蔑尤甚、我是以
先之、
○嵇康
嵇康性好鍛、初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

給、潁川鍾會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簡文云、僞傷其道、

○禰正平

禰衡性傲、不肯爲曹操、操欲辱之、錄爲鼓吏、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故衣、易新衣、次傳衡、不肯易衣、吏呵之、衡便於操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着岑牟、次着單絞、後乃着褌、復

擊鼓、作漁陽摻撾顏色無怍、操笑謂四座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責之、衡許復往、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築地大罵、操以其才名、不殺、令送劉表、臨發、衆餞之於城南、相戒云、俟衡到、當共臥坐以折之、衡一至、便大號、衆問其故、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老兵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攜

酒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恨、溫不之責、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幕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幕戲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謝萬好言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

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

諸將甚恨

○詆夫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一日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翅如此耳參軍渾弟倫也

謝道韞奕之女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字父

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乃生此兒、胡毋子光見其父彥國三伏坐衙、搖扇視事、呼曰、彥國何爲自貽伊戚

據古人立字以敬名、春秋稱字爲賢、則子思作中庸稱仲尼、非止臨文不諱也、但難爲世俗道耳

諱父

裴勛質貌么麽、而性尤率易、嘗侍父坦飮、坦令飛盞、每屬一人、輒目其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

十分、勵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

上梁不正、難怪矮人饒舌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能言、而鄙於決判、時人語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千觔、其子亦譏云、陸餘慶、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日受詞訟、十日看不竟、書紙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父子相謔

後趙京兆公韋謏字寬道、深博、善著述、然性不嚴重、嘗

戲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詆、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敎、尊亦正值欵詆耳、讀憨無言、

李西涯子兆先、有才名、然好遊狎邪、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讀詩書、秀才秀才、子見之、亦題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

按兆先以游俠無度蚤夭、西涯公竟不嗣

○○王令公

王中令鐸罷鎮、將避地浮陽、遇魏業彥、族禮之甚至、彥

禎有子曰從誨、素無賴、利其行李、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妾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劫殺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如此

○報棗

梁蕭琛預御筵、醉伏、武帝以棗投琛、琛便取栗擲帝、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

雖說得好、終是欠雅。

○參軍倉鶻

五代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倉鶻

輟耕録曰、副淨爲參軍、副末爲倉鶻、以副末能擊副淨也、予猶曰、如此說、尚有箇尊卑在。

○狗脚朕

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安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

始乎謔、卒乎罵、漸不可長、信然、

拎嫚部 終

貧儉部第十三目錄

半邊聖人　　漢世老人

孫景卿鄧差　　靳實

吝禍　　置產

貧儉部

子猶曰：貧者，士之常也；儉者，人之性也。貧不得不儉，而儉者不必貧，故曰性也。然則儉不可乎？曰：吝不可耳。夫儉非即吝，而吝必托之於儉。儉而吝，則雖堆金積玉，與貧乞兒何異？故吾統而名之曰貧儉第十三。

○齒聲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達旦不輟。穴隙覘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

○桶中人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冒雪往富家易穀種。閒閣中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未就。先生因請以滕王蛺蝶事足之。問其姓名。不言。刺船而去。衆疑為呂處士。遣人躡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霽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桶中。

○無袴吟

義興儲遇家貧。冬月無袴。作口號云。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看。

○簇酒斂衣

叙聞錄、辛洞好酒而無資、嘗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襍首集、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目曰斂衣、

○夏侯妓衣

夏侯豫州亶、性極吝、晚年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小宰羊

時戢爲青陽丞、潔以勤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數箇、邑

人呼豆腐爲小宰羊

如此余定不怕踏破菜園然丞亦有小倖入何處吏銷

○雙枯魚

東郡趙咨爲東海郡以儉化俗人遺其雙枯魚者累之三歲不盡

○○獻薑

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歎息

比醫家一劑藥。尚少一片。太矯太矯。

○曾學士祝壽

趙司成永、號頫菴、京師人、一日過曾學士鐸邸、曾曰、公何之、趙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曾問公何以爲贄、趙曰、帕二方、曾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曾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與趙俱往。稱祝。西涯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古以東脩爲禮之至薄、若枯魚而止半、太不成文矣、

予猶曰、西涯公亦不全靠會學士祝儀、

○御史自漁

粤西韋廣爲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必來訪、無所得饌、自漁於江、故人猝至、騶從旣過、廣登岸郎走、踰後垣入、衣冠肅客、客曰、公何汗流漬髮、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蹣屣趨迎故耳、左右竊笑曰、絕似江中打漁人、

○鄭餘慶

鄭餘慶極清儉、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訝

侵晨赴之、日高、餘慶方出、閒話移時、衆腹已枵、餘慶呼左右曰、分付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衆相顧以爲必蒸鵞鴨之類、又久之、盤出醬醋亦極香新、但見每人前下粟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皆匿笑強進、一作劇倫事、

倫子筵席、固不易喫、○張約齋鎡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杯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有眞味、衆客謂必鱠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彈離騷一曲、二事絕相類、

○王黼

北史、王羆性儉率、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又嘗與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就地取食之、

王公自是有用之才、此等亦似不近人情

○變家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淸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棋子上有肉兩簇、

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翟參政請客

翟公巽、字汝文、紹興初爲參政、雖身歷兩府、自奉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先極言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闊尤甚、因正色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陳孟賢

陳孟賢素吝、同僚造一謔笑云、臘月廿四、天下竈神俱

朝上帝、衆盡皂衣、一人獨白、上帝怪之、曰、臣陳孟賢家竈神也、諸神俱煙薰、故黑、臣在孟賢家、自三餐外不延一客、臣衣何由得黑、後人凡言冷淡事、輒曰陳家竈神

○食韭

庾景行杲之清貧、食惟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一食常有二十七種

韭惟勤生、俗號懶人菜、故宜淸士饔飧

魏李崇爲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蓋同此

庾太尉亮、見陶公侃、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

薤、庾因留白、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

惟風流、兼有治實

直是投其儉性、何治實之有、

○王導

王導性儉、帳下有甘果、不忍食、至春爛敗、棄之者猶曰、

勿使大郎知、

○王戎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家有好李、賣之、恐人

得種、恒鑽其核。

京師有李、名牛心紅、核必中斷、相傳是王戎鑽核遺跡、可見吝到至誠處、亦能感通造化、或曰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有舜哥麥、其穟無芒、蕪將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之而生、王莽竹、每竿著二三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此皆附會之說、予猶曰也要附會得來。

○和嶠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諸弟往園食李、皆計核責錢、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持斧詣園、共飽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惟笑而已、

華文脩曰、杜元凱謂嶠有錢癖、然自有高韻、與今之守錢虜異矣、

○○沈峻

沈峻欲贈張溫、入內檢視良久、出語溫曰、欲擇一端布送卿、而無麤者、竟不送、

○虞玩之

齊虞玩之爲少府高帝鎮東府時帝取其屐視斷處以芒接玩之日着已三十年不意一屐與晏子狐裘同壽○

○裴璩

裴司徒璩靳嗇其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屏帳皆新特置閒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轉於朝士家借北夢瑣言還是無福受用○

○飲牛

江湛字徽淵高介然性儉所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何不用諸葛丞相木牛

○○子孫榼

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榼又不解鋒蔑糖亦刻木飾其色以代匱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脩

○省夕餐

桐城方某性吝，其兄晚從鄉來，某欲省夕餐，托以遠出，兄草草就宿，忽黃鼠逐雞，某不覺出聲驅之，兄喚云，弟乃在家乎，某倉卒對曰，不是我，是你家弟婦，即弟婦豈不能治一夕餐，不通之甚。

○醋

夏侯信嘗以一小瓶貯醋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必取瓶合掌，尚餘數滴，以口吸之，

○鵝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

有私取鹽一撮者、履鞭之見血

○○臡肉

夏侯彪性吝、奴嘗盜食臡肉、彪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臡、

○○婦取百錢

庫狄伏連位大將軍、甚鄙吝、婦嘗病劇、私以百錢取藥、伏連後覺、終身恨之、

○○羊髀

歸登常嘗一羊髀、旋割旋啖、封其殘者、婦於封處割少

許食、登驗之、大怒、誓不食肉、

○○鴨子

鄧州鄧祐家巨富、奴婢千人、莊田綿亘、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子貨用、祐以擅破家貲、鞭二十、

○故蓆

韋莊數米而炊、秤薪而爨、幼子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易故蓆裹屍、殯訖、仍擧其蓆歸、莊慳于最悲、惟吝財物耳

○○珊瑚筆格

歸田錄錢思公性儉約于弟非時不能取一錢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公榜以十千購之子佯爲求得以獻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率五七如此

○○歸廉泉

吳人歸副使廉泉大道富吝俱極暑月暴水日中浴之省爨薪也生平家食未嘗御肉客至未嘗留款一日有內親從遠方來必欲同飯乃解袖中帨角上五錢使人於熟店挑數片肉肉至無醬復解一錢市得便嫌其不佳使還之仍取錢已問醬碟何在尚有餘鹹味足消此肉

也。幼兒見食餘糖者而泣、值租入時、乳母奉內命、將米半升易糖、公適自外來見之、詰其故、乃取糖一根、自折少許嘗之、復折少許置兒口、謂曰、味止此耳、何泣爲、即還糖取米、賣者言糖已損、乃手撮數粒償之。

○半邊聖人

百可堂云、有一士夫性極貪、取人不遺錙銖、而已之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曰、一介不與、聖人之道也、或曰、一介不取、君以爲何如、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漢世老人

廣記、漢世老人家富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人或從之求丐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令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

○孫景卿鄧差

三輔決錄、平陵孫奮、字景卿、富聞京師、性儉吝、嘗宿客舍、顧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耶、奮後

爲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行五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賈人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賈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鵞自食、動筋斷骨、鯁其喉而死

○○靳賞

蕭衍長圍既立、齊師屢敗、帝東昏侯、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

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

〇吝禍

金華有豪民李甲、尅衆肥家、居近古刹、有二僧頗爲村人所欽仰、往求施、人多喜捨、亦時時受甲妻之密惠、甲知之、銜忌尤深、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甲故爲殷勤之態、而私令僕幹作四餅、實毒其中以出、勸二僧、僧方飯飽、不下嚥、乃懷其餅歸寺、明旦二小兒綵衣垂髮、入寺遊觀、問之、則甲之兩子也、驚曰、此李公愛子、可以果餌延之、命其徒遍搜於房、弗得、惟餅在几上、即取以飼之、

二兒各食其一、仍懷其一還家、入門、大呼腹痛、僵仆地躑躅以死、甲莫喻其故、詢其僕、摎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毒而亡、吞聲飲泣而已

余曾舉此故事似一吝者、吝者曰、君言吝禍、自我言之、還受不吝之累、若我幷惜四餅、那有此禍

○置產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失色、後因置別墅、與售者反復受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得善價也、掖

愕然，自爾少改

郭進有才畧，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宴，設諸工之席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